



南桃花坞

[明]王问

桃叶暗溪津，似入武陵云。
田田春水流，家家树鸟鸣。

喜欢王问，喜欢他与我的接近，这位先贤的故宅和我的家只有数里之遥，如果时空回流个几百年，我吃饱了饭，从家里出来，一路看看车水马龙，看看富人坐轿，贵妇挥扇，要不了一袋烟的工夫，我就到他家了，或者说，我就到一座顶顶漂亮的园子了。也就是诗中南桃花坞左近，太湖之滨。园里有山清水秀，奇花异草，也许，他的家丁会把我拦在门外，氏族的门第吗，往来起码得不是白丁，那么我只好在门外跳跳脚，偷偷瞅几下，也许能看到王家的人在里面吟风弄月，他们的气色无疑是很好的，就像王问的诗的气色一样，满脸红光，闲适极了，应该是脑瓜一碰到枕头就能打起呼来的那种气色。写出这样的诗的人，当然是第一等闲适的人了，这样的人，在我这等白丁一心去沾他文气的时候，他肯定不在那座园子里，他从那座漂亮的园子里出来，一路看看湖光水色，农夫插秧，渔人撒网，水牛吃草，要不了一柱香的工夫，他就快到我家了，就是田边的随便哪一座泥屋子，远看是挺美的，就连我看了都觉得美，他当然可以随便进来，但他会进来吗？

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进来，不过，他回去就可以在池塘边的凉亭听着鸟鸣写诗了，比如“林麓临清湖，浦漱相映带。归来闭柴门，宁如此山外。”我敢肯定，这扇诗中的柴门就是我家那扇被人间烟火熏得乌漆麻墨的柴门。

开了下先贤的玩笑，王老爷地下得知，可要一笑

了之啊。斗胆说一下你的诗，一句话，诗从王孟来，不过，和王孟相比，却隔了扇被人间烟火熏得乌漆麻墨的柴门，继续不过，就小的而言，这正是我喜欢你的地方啊，咱们不谈诗艺，只说生活，即使是美化了一番的生活。

接下来，我们说说王问诗中的生活。

一、庙 大浮 龙抬头

庙会做为传统中国百姓除去春节、中秋、重阳几大节日之外最为重视的日子，不管朝代如何变迁，在各个地域都以一种看似妥协的方式延续着。某些方面做出了和时代相符的改进，比如露天电影、卡拉OK比赛、舞会、模特表演，而另一些根植于地域传统的元素，比如迎神、进香、地方戏、地方特色商品的交易、地方神及宗族神的崇拜、祈祷农作物收成的仪式，却坚强的保存着。顾颉刚先生把庙会分为两类，“一种是从庙中舁神出巡的赛会，一种是结合了许多同地同业的人齐到庙中进香的香会。”在秦、楚、晋各地，这样的分类不十分清晰，而在吴地，特别是江南一带，把神像抬出庙外巡游一般集中在城区内，或是各大庙宇集中的香烟繁盛之地，因为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生活的冲击，城区中的这种巡游早就渐变成集市、游园会等其它形式。进香这种形式主要散布在乡间山区，后来便发展到县镇，也因为它植根于农村、植根于田间，所以大多保存了下来。

农历三月三峰嶂山庙会就属于第二种形式。庙会据今已有近千年历史，《无锡县志》载：“相传三月三日为真武帝诞辰。居民燃香明烛，环坐殿前一夕，岁以为常，其远道而来者，自三月朔至四月望，称香市焉。”

那时老陈刚到无锡，对无锡的印象只是一些传

统的景点，正逢农历三月，我约他去游峰嶂庙会，他刚听时有些诧异，无锡还有庙会？无锡当然有庙会，不仅有，而且各区各乡都有，光敬的神祇就有几十个。我一口气报了无锡各个庙会的时间和地点给他听，并简单介绍了一些程序，老陈兴趣盎然，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资深驴友，他的眼前已经展开了一幅展示江南传统文化的民间画卷。峰嶂山庙会是目前江南整个敬香形式保存着最为完整的庙会，当其他的庙会已经蜕变成一个集市、一个吃喝玩乐的场所时，它所依附的文化内涵还依旧闪着虔诚的光芒，近千年流传下来的敬香流程还在继续着，民风依旧，香烟缭绕，与古人相知，与今人相近。我的描述抵不过现场的诱惑，老陈直摆手，让我不必多言，各自赶紧准备资料、相机、胶卷。

峰嶂山位于滨湖区大浮乡。

大浮是无锡延伸到太湖的一个半岛，位于无锡市滨湖区，从滨湖和大浮这两个名字，就可以品出这方土地和水的关系了。也只有站在峰嶂山顶，才能体会到，对于脚下这片土地来说，没有比“大浮”更为形象和大气的名字了。茫茫白水中浮着的一片绿色，太湖及几个内湖像一双温和的手托起峰嶂山、三山、拖山，因为水光的晃动，所有的山仿佛也在轻晃着，绿色弥漫，身处其中，就像在一个绿色的摇篮里一样让人放松舒适。大浮境内，古庙、老寺、石桥、老巷、残碑、名墓、山径、清泉、野河如碎玉般四野撒落，随便走进一个村落，都有几处遗迹、几点景致，明人王问曾借大浮山水之势辟三十五景，并为每景赋诗一首：桃叶暗溪津、似入武陵云；篱落映山春、莺声如可闻；山气渐觉开、花露时时泻……部分景致能仍在现今的大浮赏到。

峰嶂山是大浮第一高峰，山脚下先后有过的庙庵据记载达二十多座。三月三那天，按老人们的回忆：四乡八村组成的香会，以会旗前导，争旗斗胜，迤逦而行，向第一站灵官殿朝山进香，队伍来自吴塘、白旄、长广、许舍、西林、杨巷、浮沙、站头、尧歌、南泉诸村。这些地名如今大多还保留着，描龙绘凤五彩缤纷的会旗却看不到了，虽没有各村会旗的引导，可那人潮涌动的气势，却一直保持至今。2005年春天，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我们骑着自行车，刚进入大浮，就感受到了波动在透明阳光中的声浪，脸上热热的，身边的汽车、摩托车轰鸣嘈杂，人语喧哗，但偶尔一串清脆的鞭炮声，几句杂着乡音的吆喝还是清晰地

落进我的耳朵，看不到发出吆喝的人，只看到前面的山脚人头攒动，隐约有横幅飘动，气球和彩带系在树上，山看上去也是喜气洋洋。老话说的一点没错：三月三，蚂蚁上高山。

赶香会的人不仅仅是以前的四乡八村的人了，很多人来自市区，有敬神献香的，也有热闹的，更多是借会游春的。从汽车牌照来看，邻市的也不在少数，说苏州口音和上海口音偏多，我还碰到过一个浙江的旅游团队，国外友人也三两成群，估计都来自无锡新区，因为交通的发达和驴友们对人文旅游的发掘，现今赶香会的朋友可以称得上是来自五湖四海了。

还没到山脚，老陈就被路边的一个个摊点吸引了，草台班、小热昏、耍猴子、卖麦芽糖的、卖纸马的、卖自家做的梨膏糖的、还有写联子的、各种杂货摊……他挤在人堆里，伸长着脖子，乐呵呵地反复说着，怎么可能呢，竟然还有草台班，真是热闹。我们事后有一次交流，一致认为，庙会的热闹和市中心的热闹是不同的，庙会的热闹里有一种暖洋洋的人情味，里面让人感动的元素太多了，童年、民间文化、乡村、神话、信仰。这热闹产生于由谷物、时令、宗族、山水而组成的乡村宗教，与水泥、机械、钢筋、会议没有什么关系，这是底层百姓的狂欢之日，种种人世的不如意事在当天都被快乐冲淡，一柱香烟、一杯黄酒，接着就是连续几天的笑容和走亲访友，生活是多么快乐！那天老陈对着草台班乱按快门时，我拍拍他的肩，说，快走吧，热闹还在前面呢。

峰嶂山庙会的第一驿站是灵官殿。

二、游 真武 糖水摊

老百姓其实只信一个神，那就是幸福，无论拜佛求道，问鬼询神，都为此二字。所以，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，是佛道不分的，他们搞不清关老爷是道教的还是佛教的，也弄不清送子观音是男是女，对着老子念佛祖保佑是否妥当，反正只要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现实利益的，都可以拜，可以敬。和各地一样，在吴地信仰中，不止道佛，还有大大小小的地方神，少不了五通、蛇郎君、治水神、土地爷、龙王、蚕神，还有一些历史中的传奇人物，比如张渤、大禹、夫差、泰伯、孙权、黄飞虎等等，都成了可以给老百姓带来幸福的神，大大小小的庙观遍布乡野，受百姓们的香火膜拜。

吴地多水，所以水神庙特别多，比如柳毅、张渤，都是民间传说中的治水英雄，而后又成了掌管一方

江河的水神。大浮挨着太湖，三面围水，古代先人基本以渔业种植业为主，就像种桑的拜蚕神、学医的拜药王、唱戏的拜梨园老祖，水神无疑成了大浮天空最有威严的神灵。真武大帝又称玄武大帝，主掌北方七宿，麾下有龟蛇二将，是普天下整个水系的最高统领。大浮先民选择在真武大帝生日这天祭祀神灵，估计初期也是单纯地举行仪式来祈求风调雨顺、水波不兴，而后才渐渐发展成了庙会。

晖嶂山庙会的主站，位于晖嶂山首峰的真武殿早已荒芜多年，关于荒芜的原因，众说纷纭，上百年前的事了，又有谁说得清。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堵劫后所余的山墙，依稀可辨出烟火熏染的痕迹，光从这山墙的体积上，我们就能联想起真武殿全貌的庞大威严，香烟渺渺，日光迷惑，我眼前仿佛又出现了昔日的层层飞檐，霞从大殿升，丝竹齐鸣，步虚清响，真武帝脚踩龟蛇，架云出殿巡江视海。

山墙搁着几只大小不一的香炉，一些游人手持香柱，合什跪拜。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乐呵呵地学着大人做跪拜的动作，乐得边上的游人合不拢嘴。老陈给他拍了张特写。我注意到一个老人，双目微闭，双手合什，无比虔诚地喃喃念道，阿弥陀佛，请真武大帝保佑。她倒实在，一句话把佛道两教都求了。这边在祈福，那边在拍照留恋、野餐、打牌、试衣服，大家其乐融融，小商贩也以真武殿附近最多，卖饮料的、零食的、茶叶蛋、梅花糕、鸭血粉丝酸辣汤，除了各处赶来趁热闹挣钱的小商贩外，大浮的一些百姓也把自家做的风味食品(果脯、肉干、杨梅酒、酒酿)和一些祖传的手工活(竹制的小家具、匾、桃木制品、小农具)，摆出摊来挣点外快，也只有在庙会和其它节日时，他们才有闲出来摆摊，与其说他们挣钱，倒不如说显宝更恰当一些。竟然还碰到倚着老树唱吴歌的老人，鹤发红颜，周围聚了不少人在听，一曲哼完，掌声四起，他喝口茶水，歇一会儿，自得其乐地再哼第二曲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估计在当地也是一个辈分极高的老人，他唱歌时，身后还有两三个中年人规矩地站着，人语吵时，便向周围做出议论声轻些的手势。歌词听不太清，调子里的欢快和忧伤我还是能感受到的，我对老陈说，你算是有耳福的，庙会我参加过几次了，吴歌却头一次听到，你第一次来就撞上了，这可是几百年前的歌啊。

让我们再回到通往第一驿站灵官殿的山路。

晖嶂山庙会行程分为以下几步，先在山脚下的

灵官殿敬香，再上山顶的真武殿敬香，接着经古龙寺下山，兴致高的还可登望湖楼，遥视万顷湖光，一抒胸臆。此行程千百年不变，所走的路径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走的山路。一路老树倾颓、山花微笑，藤萝悠悠，枝叶摇曳，随便踩着哪块青石，靠着哪块石碑望去，皆是美景。太湖如明镜，点点波光，诱人神思，远峰似青黛，蓝天白云直如洗过的一般干净。往灵官殿去的那条古道一侧生着近十里的松树，其势张牙舞爪，根突盖盛，走的出汗了，掩进松荫，满脸的清凉。一些树上系着红色的绸带，粉色的纸带，那是游人用来写祝福语的，小贩也把彩色气球系在树枝上，整条山路看上去有些花枝招展，人流如涌，我和老陈淹在其中，如果步调不均的话，很快就分不清谁是谁了。

灵官殿是在旧址上向山坡劈石新建的，占地约两亩，据当地人说，目前的规模比旧址要大上三分之一。大殿背山向东，以合紫气东来之意。四周是深黄色的高墙，我站在远处，透过围墙，便可见大殿飞檐角马，鱼龙屋顶，此时整个殿轻笼着一层青烟。我们顺着人流进入殿内，也进入烟气，每个人身边都有青烟飘散，一切亦真亦幻，看着身边几乎人手一香，叩首后置入鼎内，更有穿着道袍的人晃着铃铛一闪而过，我心里也莫名肃然，在一瞬间放任自己相信了神灵的存在。院内有一株三人合抱的古银杏，两边守着两只汉白玉狮子，那承载了无数人美好愿望的王灵官便高高站在殿中间，凤眼蚕眉，三络长须，无风自动。

殿外有一个免费的糖水摊。糖水装在搪瓷茶桶，摊主阿婆准备了一次性杯子，让香客们随意取用。大家一般都带了矿泉水，喝的人不多，偶尔有人取了杯子倒，她就眯了眼笑，阳光在她田渠般的皱纹间游动着，这方水土是如此善良、低调，渗透着农业的温厚。茶水里放了冰糖，喝起来十分甘甜。老陈在笔记中写道：我难忘那个阿婆的笑容，她的目光，让我想起了那一望无际的太湖，温和、朴素，滋养着吴越。都市来源于乡村，文化来源于民间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最初都来源于那个老实的笑容，所谓旅游，何尝不是我们对曾经拥有的笑容的寻找。

三、忆山水 望湖楼

镇志上这样描述早年间的晖嶂庙会：队伍有拜香队、丝竹队、戏文队、体育队、大刀马叉队、板凳队、湖间更有轻舟画舫，往来穿梭，绿波五里，首尾相接。

其中出现“体育队”，说明这记载的时间最早也不过是民国年间，宗教仪式较之清末已淡去很多。按清末资料记载无锡另处香会的盛况：开道有肉身灯、夜喝道、刽子手、挑茶担、调小鬼、三百六十行、拜香、轮车、高跷、打手、洋八队等，逶迤二三里。建国后至今，宗教仪式近于淡化至无，宗教仪式的淡化并不影响庙会内在文化传统的延续，那些口口相传的人和事，那些只属于某个地方的文化生活，都借庙会这个平台一年一年复习着。通过这种传承方式让后辈们对地域文化进行认同，让地方百姓们产生了根系扎进土地的归属感，进而又产生了凝聚力，继续影响着一代一代的民风。而外来的旅游者，参与其中，除了感受到作为旅游者所追求的对风土人情的陌生感、对淳朴民风的幸福感外，更可以领略到一些太湖流域乡镇间的文化同一性和差别，同一性在于地理，可能用风水这个词更为恰当，而差别，就在于历史了（最初的图腾信仰、族姓的来源、迁徙和土民之间的关系、地方文人对文化的影响等等）。

我和老陈坐在半山腰，我和他说起晖嶂山脚下的旧园、名碑、古墓，琴隐园还有个遗迹，“湖山草堂”碑刻重置在鼋头渚公园内，陆逊的墓早已是沧海桑田了。远处的茶树绿得厚实，像毯子一样均匀，不知遮藏了多少往事，要待煮沸的泉水才能把过去泡开，我还指给他看那里是桃林，那里是杨梅树，还有葡萄、枇杷和桔子，淡淡的给神灵享用的烟气在树林上飘过，在山腰间散开。赴庙会的人群络绎不绝，像一条彩带轻绕着山身，温暖的山风好像拂得这条彩带缓缓飘动，让我们觉得自己也身轻如燕。不用指的是太湖，一波如镜，点点阳光跳跃在其中，像撒满了鱼鳞，远处几条黑色的小船，悠闲地静止着，竖起几条炊烟，就像是一些做累了农活，蹲在田头抽烟的老人。耳边隐约传来庙会的丝竹之声，老陈说，此时此景，让我又想起了来时特意读的王问的写晖嶂山的几句诗，白鹤巢云松，秋深稻粱足，宁知烟霞心，不受人间禄。我说，你是活得太自想了，自然会想到这些禅诗，我却想起了第一次来赶晖嶂山庙会的情景。

我高中有个同学是大浮人，高三快毕业时，正逢晖嶂庙会，她邀请一些同学去大浮游玩。按当地说法，在庙会几天内，哪家邀请的客人最多，就说明这家人家有福，面子上也最光彩。同学们围坐了两桌，喝着她家里自酿的杨梅酒，从中午一直闹到傍晚，沿

村路看夜景时，村里几乎家家有客，家家宴席，欢声笑语，田野吹来春天泥土的香味，我们便坐在田埂上唱歌，很晚的时候，有村民出来送客时，还嘻嘻哈哈地跟我们和上几句。第二天，我们天还没亮便上晖嶂山，登上望湖楼，等待日出，时间不长，当一抹红晕从太湖中泛出时，女同学们欢腾地拍起手。隐在灰色中的山峰也渐渐清晰，山雾散开，鸟鸣清脆，赶庙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晖嶂下汇拢而来，彩旗招展，锣声轻轻，而远处初日浮湖，水面铺开万丈金光，天色淡蓝，偶而的爆竹声仿佛是从天空里传来的，生活的美好全景似的展现在我们面前，即将踏上社会的我们为之感动，敬香时求神的许愿和望湖时励己的期盼像左右手掌一样轻轻合什了。

老陈在其《沿太湖民俗游考察》中写道：晖嶂山庙会是太湖流域活的民俗文化标本，我在其中漫步，不仅能融入历史，还能融入山水。这方水土没有周庄的市侩，丽江的浮躁，有的只是低调的宁静和知足的欢欣，这种内敛的乡土品质，是大浮，是太湖，也是整个太湖流域乡野所共有的。在望湖楼上放眼看去，无边无际的太湖像海一样，却丝毫没有海的冷漠，它朴素得就像一个沉默的老邻居，可以容纳你所有的心事，让我有一种想和它亲近的念头，此时，我想做一粒螺丝、一只白虾或一根湖底的水草。

我和老陈登上望湖楼，三万六千顷太湖水波不兴，温良如母。远山苍翠，鸥鹭点点，美丽的湖岸线缠绵地圈住大浮。其他香客们指点着远处，或赏景、或留影、或休息，或对着天空，对着山下的太湖叫喊两声。从衣着来分辨，里面有背包一族，当地百姓，也有穿着时尚的都市白领，朴实的打工妹，学生，……，还有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，拄着拐杖，竟也攀到了高处，他们身上檀烟的气息依然没有散尽。有的香客拿着签纸在看，有的小心地收起祈福的符纸，还有买了铜铃在摇着玩的，吃素饼的，吃豆角包的，吃海棠糕的，几个小孩嘻嘻哈哈，来回跑闹，手上挥动的赫然是柄上吊着卡通挂件的小拂尘，一个才五六岁的，可能是父母不答应他买玩具，他就在扭着肩抽泣，哭着哭着又笑起来。我望着他们，知道三月三已不再是为真武大帝举行的庙会了，而是为一天天普普通通的日子，为保留传统的美好细节而举行的庙会，这是太湖底层百姓享受俗世生活的狂欢节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南大学太湖学院）

【责任编辑：江岸】